

## 对话陶辉 媒介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循环

采访：赖非

合然你创作的后到的很多媒你想某时候把马上一个点，还通过呈现出来某你是很种有感受性的。°适受，的。

艺术家陶辉今年9月在秦皇岛海边的阿那亚艺术中心揭幕了个展“热辣辣的痛楚”，这也是三年以来他的第一次个展。这段受到疫情影响的空白时间对于陶辉的履历来说似乎是一段难得的调适。1987年出生于重庆云阳的陶辉是同代人中最为活跃的录像艺术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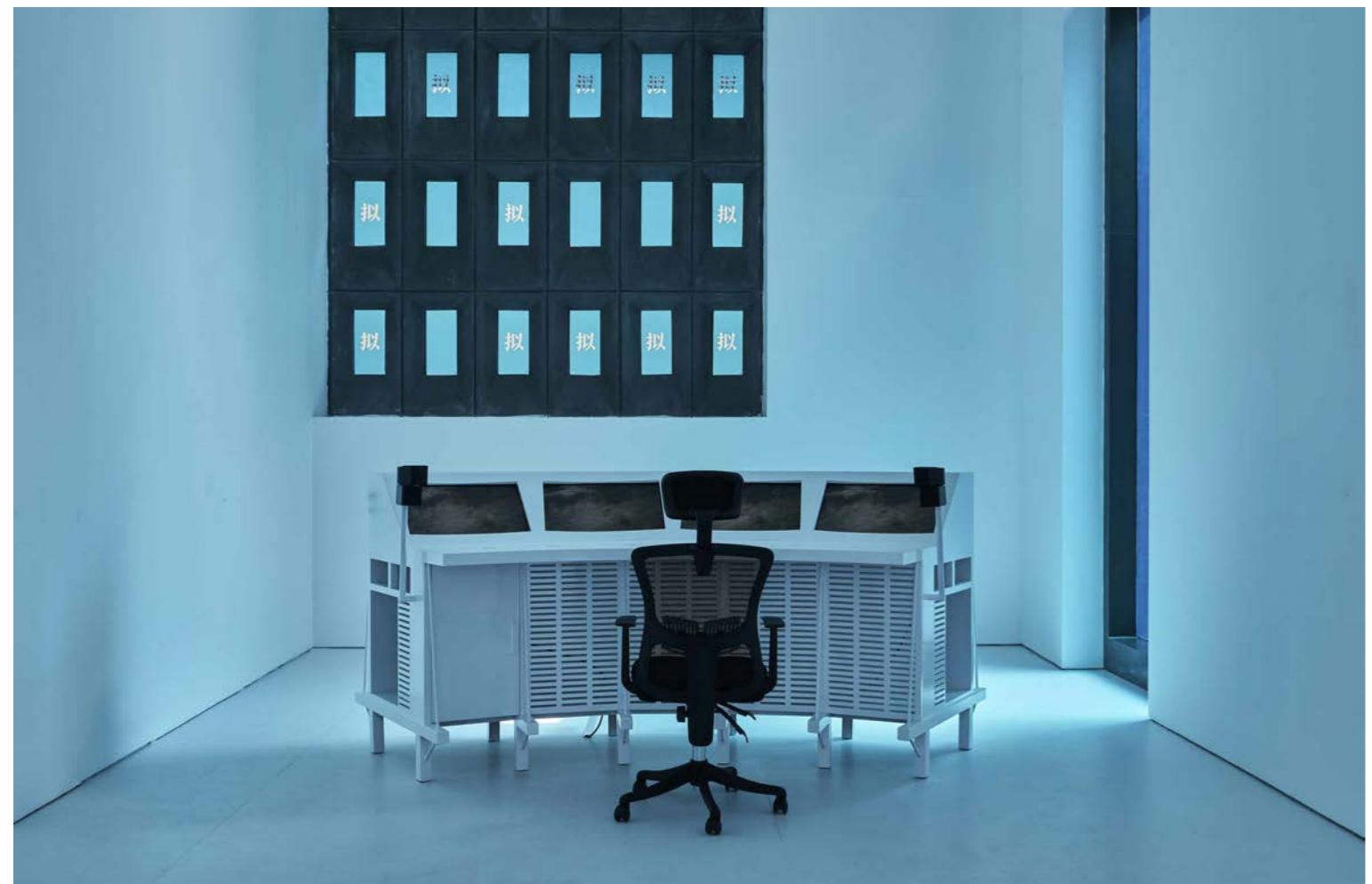
尽管在这次的访谈中，我意识到用“录像艺术家”来介绍陶辉不甚准确，这样的说法忽视了陶辉作为一名绘画训练出身的艺术家的创作的整体性。和陶辉接触久了，你会发现艺术家身上浑然一体的气质不只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也同时弥漫于他对日常生活、个人经历甚至对爱

的表述当中。这就像陶辉作品中的戏剧性，你难以分清它与现实生活孰先孰后，就好比某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命题。陶辉的创作暗合了媒介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循环，我们的生活在模仿戏剧的同时戏剧也在模仿我们，而真实也往往是一种虚拟的经验。



陶辉《拍摄之夜》

2022年，录像装置：单频道高清彩色有声录像，22分18秒  
“热辣辣的痛楚”展览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秦皇岛，2022年  
摄影：孙诗；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



陶辉《白色建筑》

2019年，录像装置：有声，木材，屏幕，音箱， $124 \times 286 \times 130$ 厘米  
“热辣辣的痛楚”展览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秦皇岛，2022年；摄影：孙诗



“热辣辣的痛楚”展览现场

阿那亚艺术中心，秦皇岛，2022年；摄影：孙诗



陶辉《坠落》

21) 你最近在阿那亚艺术中心举办的“热辣辣的痛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展览委任的新作《拍摄之夜》  
22) 花了多长时间创作？

辉 去年的时候就确认了展览，本来计划今年6月开幕，后来因为疫情延后。我最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为《拍摄之夜》做前准备，但其实很难在一个月内把脚本写出。因为你要不断地改，可能你今天在一个地，明天要去另一个地方，你的想法就会有改，然后脚本会不断地改，而自己坐在家里是办法写东西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会去楼下的锁咖啡厅。那家咖啡厅里有很多做电影、做视频的人在聊项目，我就自己戴上耳机在那写。在咖啡厅里会写得很快，但是之后要看觉去改，反复改了一个星期，把大概的架构定，再又断断续续不断地改。

这件作品在现场是以装置的形式展示吗？

是的，《拍摄之夜》是一个录像装置，有10寸的大屏幕电视机，然后我把影像里的那场景在现场还原，现场布置得像一个演播厅一样，有灯光，有绿幕，有双层的座椅，还有影机等等。我想让观众进到这个空间的感受好像进了一个演播厅一样，然后再去看这个播厅里记录下来的录像。这件作品更像是对制作节目的过程的一个记录，并不只是呈现一节目的内容本身。

这个概念让我想到你之前的影像作品《演技教程》(2014)，还有这次一同展出的装置《屏幕作为展示主体》(2019)，都在突出影视制作这个过程本身，以强调影像本身的存在和影像试图传达的“真实”都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我们看到每间展厅的窗户上写有不同的汉字，“假”“拟”等，似乎也在呼应这一点。

窗户上的字其实是我对展厅里的作品的感  
。写有“拟”字的房间对应的是《白色建筑》  
019) 这件作品,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控制台,  
面的显示屏播放的是我买的一些现成视频素  
, 有陕北的腰鼓、壶口瀑布等等, 我把原素  
的声音替換成了非洲鼓和尼加拉瓜瀑布的声  
。作品的环境像是一个转播台的控制室, 屏  
上的图像会让人想到拟像的概念, 所以在这  
展厅的窗户上我用了“拟”字。在《一个人  
与七段素材》(2015) 的展厅里, 我用了“桮”  
个字。这个字不常见, 它和“虚”的意思类似。  
的意向  
的符号  
都出现  
做过一  
这次的  
从高空  
个尾部

能比“虚”更“空”一点。那个，会有一种很空洞的感觉，这种虚假不同，我觉得很难形容，是间里才能明确的感受。

《拍摄之夜》以外，你还创作了哪些作品？

有两件，其中有一件雕塑《坠落》(2022)。可能跟我这两年对社会的感受有关系。物都好像在下坠，经济数据等大环境都往下落的走势，这让我觉得好像蛇。蛇既神秘又邪恶，同时又很正义，可以正亦邪。在很多神话故事里，蛇看起来或者是很狡猾。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1992)里，蛇又是非常善良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也有一条蛇，这里蛇又有健康的

作为一个最初是学绘画的人，我其实把一个展厅看成是一张画布，然后再去考量怎么布置我的作品、怎么去构图。

陽明先生全集

可能会，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不是仅仅局限在录像创作上。我的录像作品也几乎都是录像装置，雕塑和录像对我来说是一体的。作为一个最初是学绘画的人，我其实把一个展厅看作是一张画布，然后再去考量怎么布置我的作品，怎么去构图。我希望画面可以更丰富、更本，所以所有的媒介我都会去尝试。

很多你比较被熟知的作品都有一个较出的叙事或者剧本。这件蛇尾的雕塑是一种理解你作品的新体验。它没有明确的概念或故事，对我来讲也开放一些新的去解读它的可能。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没有逻辑的  
我自己也很难把我的作品梳理出来，确切  
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创作的很多时候还是很  
性的。你到了某一个点，你有感受，然后你  
马上通过某种适合的媒介把它呈现出来。

虽然你有非常感性的创作方式，但还能感觉到你的创作背后有非常多明确的线索。你需要经常寻找灵感吗，还有时有很多方案可以去实现？

我确实是有很多方案。之前记录方案的  
本有五、六本。后来我不在笔记本上手  
了，有手机以后我就直接在手机备忘录里  
录，但一定都是用文字描述，再回去翻看  
时候，可能记忆不会特别强烈，跟之前想的  
不太一样。但是我会努力还原，可能再次构  
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创作，把之前的方案进  
一次再创造。

疫情爆发之后的这几年，你的展览和节奏和之前比有显著的差别吗？

差别真的很大。之前有段时间我可能没有多心思去真的思考自己，包括生活或者情感方面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累很辛苦，非常亚健康。然后我就决定至少半年不出差了，且要健身。后来体重增加了，感觉好多了，在街上会有很阳光的感觉。

那种比较阳光、健康的状态会影响你创作上的倾向吗？

在创作的构思上我觉得不会。阳光的状态  
稳定的情绪会让我的工作效率变高很多。

对比前些年经常去海外出差的工作状态，这几年的状态怎么样？

陶 疫情刚刚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能旅行，我其实有点宽慰的，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做自己的事情。但疫情持续的时间久了，展览的机会少了，每天无所事事，会开始变得特别焦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在离家两站地的地方租了一个工作室，然后我发现租了工作室以后工作效率更低了，我所有的工作设备都放在工作室，但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工作室一下。疫情的第三年开始我觉得有点疲惫了。现在完全是在一个随缘的状态里。

赖 或许也和疫情之后的旅行限制有关，大家在虚拟环境里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日常的屏幕使用时间越来越长。你的展览开幕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形容你为“抖音达人”，你自己怎么看这一点？

陶 我经常会和其他人说“加一下你的抖音”，然后得到的回复可能是“我不用抖音”。很多艺术圈的人对抖音这样的大众短视频平台是有些陌生和抗拒的。我很习惯在抖音这样的平台上看视频，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他人生活的媒介。

赖 你不怕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抢夺你的注意力吗？  
陶 已经完全回不来了，我现在注意力特别涣散。[笑]

赖 你会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内容吗？

陶 我发得很少，因为你没有办法像职业博主那样去做某种特定类型的内容。一般能得到关注的内容都是偏向某种具体类型的，这和传播学有关。像我随机发的日记或者花边新闻之类的内容，其实很难被丢到流量池里取得大量关注和共鸣。

我觉得我的身份好像在不断地转化，首先我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从大众短视频平台汲取了一些营养，放到了我的创作里，再后来我自己转化成一名短视频的创作者，做了《类似装扮》(2022) 这五个短片。当你变成一个短视频创作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那种艺术家的性质是没办法被抹去的。你长期在这个领域工作，你自然带着艺术家的视角。所以我的

视频没有得到太多流量，我觉得原因在于视角太“艺术化”，跟一般的抖音博主拍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缺乏一种很吸引大众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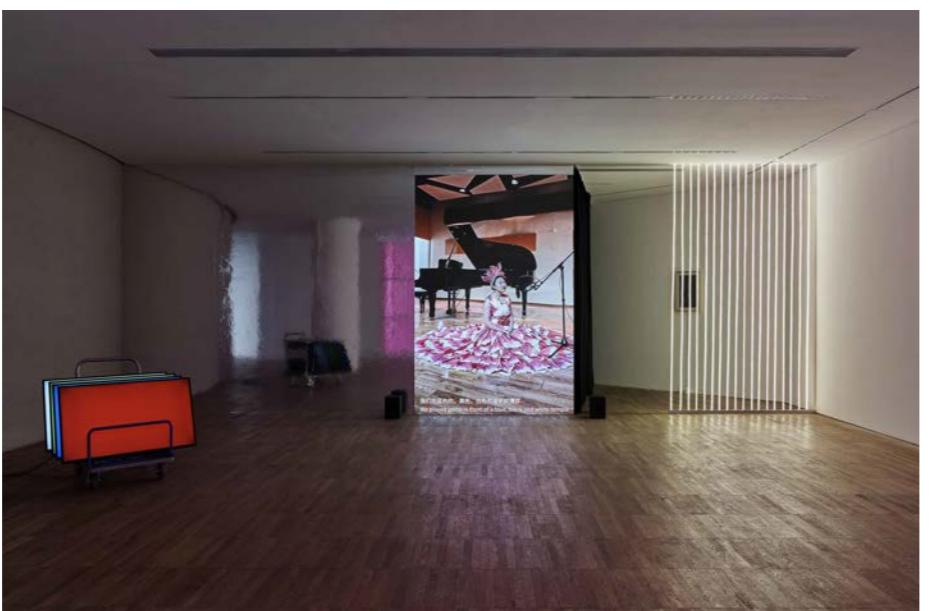
赖 或者说这些影像没有刻意夺人眼球的那些噱头。艺术和大众流行媒介的关系通常是从抖音这些平台中汲取要素，而没有反向的通路。如果艺术家真的可以在抖音这样的平台上大获成功的话，你会想问那为什么还要做艺术家。

陶 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艺术相关的账号讲的东西其实跟艺术没有太大关系，但那样才会被普通的平台用户所接纳。

赖 这些平台的信息流也会帮用户快速刷新、淘汰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

陶 对，内容一旦被刷掉，算法就不会再向用户推荐，然后你的视频就被打入数字冷宫了。

赖 你会希望自己的录像作品有一个更大



[上图]

“热辣辣的痛楚”展览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秦皇岛，2022年  
图中：《跳动的原子》，2019年；图左：《屏幕作为展示主体》，2019年；摄影：孙诗

[对页]

“热辣辣的痛楚”展览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秦皇岛，2022年  
手机屏上：《类似装扮》，2020年；摄影：孙诗

的渠道，被更多和当代艺术专业没有关系的人看到吗？

陶 我不希望我的录像作品有这么大的渠道。通常来讲，如果艺术得到太多的大众认可，可能也是有问题的。艺术性和流量或流行度常常是两种相反的成就，或者说是相对的姿态，流量越大，艺术性就越弱。

赖 你对职业有明确的规划或者期待吗？

陶 最开始的时候，对职业肯定是有期待的，也会有规划。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会想未来作为艺术家，同时还可以去导演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但现在对我来讲，这样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赖 随着职业发展，每个艺术家都可能对自己的职业能把自己推向何方有一个期待。比如说有的艺术家会希望参加国际曝光度更高的项目，或者拥有更大的制作规模，甚至比如说与明星合作。你的创作和大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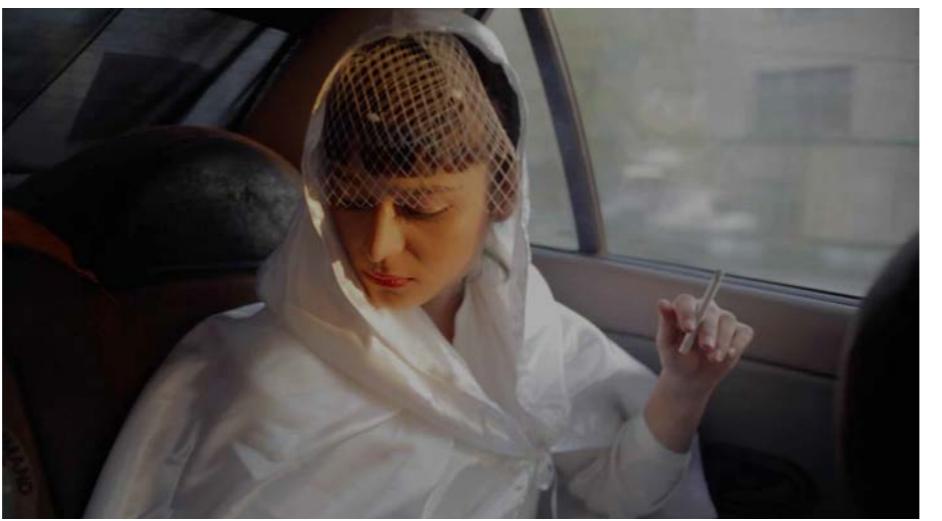
己放 大首 转到 众先 化了 短我 是视 像一 创名 平台 作短 视频， 再创 作来 我营 从自，

文化有很多关联，所以我很好奇你有没有类似的期待？

陶 一开始我想其实还是有，会希望做一些电影，上学的时候也写过很多剧本。后来我还是觉得电影的限制太多了，有太多规则需要遵守，包括资本上的。我觉得去应对各种规则是很消耗个人精力的事情，也会消耗创作的动力。我现在觉得做录像其实挺好的。虽然它没有那么大的受众，但作为创作者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你不会受到太多外界东西的裹挟。

赖 你会考虑扩大自己现在工作的规模或者成立一个更大的工作室吗？

陶 我觉得我的工作模式是小作坊式的模式，其实也很难扩大规模。现在我也没有固定的助手，每次都是忙不过来了，去找一个兼职来帮忙。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对我来说是相对轻松一点的方式，我可以留一些时间给生活，以及好好去想要创作的东西。



赖 你有希望可以合作的明星吗？

陶 我期待合作的都是专业的演员。如果有合适的角色，我希望跟很有经验的演员合作。

赖 你的作品中常有很鲜明的女性角色。如果有比较吸引你的一种女性气质或类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画像？

陶 我觉得她首先是一个特别有母性的人，其次她是一个很坚定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她有她的脆弱，但在我看来都不是真正的脆弱，可能是善良的表现。我好像每次找到的演员都跟我很契合，包括最早在伊朗拍《德黑兰的黄昏》(2014)的演员马苏米·贝吉，我们现在还会经常聊天，也会聊最近的社会状况等等。我第一次见到马苏米就有特别强烈的亲近感。

赖 在《德黑兰的黄昏》里，虽然你把梅艳芳的一段话嫁接到了另一个文化环境里，但那件作品超越了某种个人的叙事和文化的特性，从演绎到场景都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陶 可能还是要归功于演员马苏米，我觉得她确实很有灵性。当时我英文也不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把脚本跟她解释清楚，但她坚持说她不要让别人来翻译梅艳芳的那段话，要自己来翻译波斯语。结合她们现在的环境再来看那段话，会有新的共鸣。我们很多年没见了。还是很想回到伊朗去看一下，那段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价值。

赖 那是你最早出国驻留的一段经历吗？

陶 应该是我第一次出国驻留。去之前所有人都提醒我说会很不安全，劝我还是别去了，但我当时对中东的文化和蒙古的文化特别感兴趣。

赖 《谈身体》(2013)是去伊朗之前创作的吗？

[上图]  
陶辉《德黑兰的黄昏》，2014年  
单频道高清彩色有声录像，4分14秒

[对页]  
陶辉《谈身体》，2013年  
单频道高清彩色有声录像，3分15秒

陶 嗯，当时北京的一个策展人让我给一个画廊群展做一件录像作品，但最后没有展成，后来我自己去投了巴西录像节的作品征集。在那之前我第一次投录像节就入围了，当时投的作品是《蒙古症》(2010)。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去了巴西圣保罗。当地媒体当时对我的作品特别感兴趣，我以为可能要得奖了，到颁奖那一刻，没有被念到名字，有些失落。之后的一届我就投了《谈身体》，但那一年我爸出了车祸，我就没去巴西。有一天晚上大概半夜12点多收到邮件说我得了大奖。当时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好戏剧化。

赖 《蒙古症》和《谈身体》受到了如此大的认可，是否有影响你去创作更多地缘政治和民族身份相关题材的作品？

陶 我觉得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不会一直坚持某一种路线，在这点上我觉得北京其实挺好的，它特别中空。然后你在这里能感受到特别明确的信息，就是必须要让你相信的信息。我很多创作素材的来源可能都还是重庆。在北京这样一个比较有包容度的地方，你可以把你从各地收集的素材整理出来进行创作。

赖 作为创作土壤的个人经验来源可能不限于在重庆的地方生活经验，媒介的经验也是一种素材，比如一代人共享的屏幕经验。像你之前提到的92年版的《新白娘子传奇》，因为它每年都会在国内的各大电视台上转播，给我们这代成长于90年代的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陶 这部剧真的很神奇，里面有很多少数群体的共鸣点，包括它的角色设定，为什么男主角是一名女性来扮演？

赖 它有很多对主流性别观念的反转，比如许仙作为一个男性却是剧中最强弱的角色。几个主要角色的塑造如此鲜明，我们的同龄人中很多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对应的角色。

流相艺大通量反术众常越的性认来大成和可讲，就流，，艺术或或能也性者流也是得到弱相常问题的对常的是姿两态种，

陶 它还涉及了蛇与人之间的禁忌之恋。

赖 我们这代人幼年时期的电视经验很大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陶 我最近几年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会把这些电视剧翻出来看一遍，就好像回到了以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赖 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或想象吗？

陶 我对未来没有计划，但是充满期待。我是一个相对乐观主义者，我想象中的未来肯定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特殊名词参考]

拟像 simulacrum — 马苏米·贝吉 Masoume Beygi — 巴西录像节 Videobrasil